

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员陈训勇 “蚁父”印象

“蚁民”之父故简称“蚁父”。蚁父是军人,参加过解放战争,立过功。1954年退伍回家乡,1956年蚁民就成为了蚁父的儿子,相与陪伴了六十四载。蚁父2019年12月20日仙逝,今年是我第二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!故想写些与蚁父相处的点滴印象。

自有记忆起,我们家里就有个带藤提手的小布袋,里面装着我们家中的重要物件,当中有粮簿、肉票、糖票、布票、煤票、爸妈的结婚证、蚁父的退伍转业证和在部队立的三等功的奖章等等,并有一双只有大拇指和其它四指联在一起很特别的棉手套,是蚁父当坦克兵时用过的。这些带着荣誉印记物件,也成为了我们小时候的特殊玩具。



■陈训勇(右)与父亲在一起。

父亲每次从田里海边回来后,后背都晒得脱皮,撕下就像一张张薄膜,我们几个小孩不懂事,常争玩着从他后背撕下这片片辛苦担当的印证。

父亲文化程度只有扫盲小学二年级水平,平时话语不多,是个很平凡的人,退伍后他在工厂上班。记得八九岁时,每天中午我都要为他送饭到工厂,送饭途中必经一家文具店,打小就喜欢画画的我,每每都会在那停留许久,鼻子贴着玻璃柜,双眼看着里边的水彩颜料心羡慕不已啊!六色水彩,三毛六,十二色六毛二,这是那个年代水彩颜料的价格,平时我们能要到的零花钱都是一分二分,这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消费得起的。有时不知不觉总过了时间才将午饭送到,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却从未为此而责骂过我。但有一次邻居家搬新屋,我一起帮忙,正好见到邻居新址的邻居有一盒水彩颜料,没忍住偷偷拿了两



■陈训勇 对牛谈勤

支,不料被发现了并被投诉,只好乖乖的送还,为此父亲将我双手吊在门环教训了一顿。这是父亲让我明是非,物各有主教育。而我妈一直很支持鼓励我画画,小时候经常会拿着她擦脸的粉块或粉笔、木炭,在邻居的墙地上涂鸦,邻居来投诉,她总是会说他画吧,到时候等她来处理干净。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,非常渴望有张宣纸,我妈更在紧张的生活费中挤出了三毛钱给我,我很高兴,立即借了辆单车,踩了17公里路,到汕头市民族路文具店买了一张宣纸,二毛八,梦想成真了!余下二分钱在回去的半路喝了一杯凉茶。这是我当年在学画道路上,父母留给我的深刻印象。父亲虽不善言

语,但后来,每当我在艺术上有所收获和成就,他都会在心中暗自欣喜并笑笑地写在脸上。

早年家庭条件比较艰苦,一家六口全靠蚁父一月42元的工资度日。每逢周日不用上班,蚁父便到周边的田里和海边抓鳝鱼、螃蟹、摸田螺、河蚌,让一家子改善生活,偶尔有多能剩下的还可以拿去卖钱补贴家用,每次从田里海边回来后,后背都晒得脱皮,撕下就像一张张薄膜,我们几个小孩不懂事,常争玩着从他后背撕下这片片辛苦担当的印证。

记得小时候夏天的晚餐后会经常带我们去游泳池游泳,有一次一个小孩溺水了,他奋力把小孩救上来,但小孩已不省人事,他随即将小孩的双脚提起、倒挂、猛拍他的背部,“哇”一声!肚子里面的水吐出来了,小孩得救了。回到家里说给我妈听,老妈赞了老爸,但责怪没有与小孩家属要个糖果吃,这样才平安,老爸只是淡淡地一笑而过,救了人须要个糖吃,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。蚁父很平凡,但的确很伟大!

记得2007年,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《草间品墨》——陈训勇蚂蚁一族水墨艺术作品个展,老人家亲自到场助阵,第二天带着酒,与80多位观展亲友团一同前往长城,登上长城喝茅台,真乃好汉!那年他81岁。

2019年12月20日晚,父亲在亲人与助念团的佛号声中,安然离世。二天前我才想起来,这时间很凑巧,这一天也是16年前即2003年12月20日,蚁民蚂蚁作品在汕头画举办《墨牛水墨》个展面世的同一天。父亲仙逝,我们为老人家做了三个七的功德,那日,因怕焚化时火焰会伤及植物,事先将油桶挪开,这时竟惊讶地发现油桶底下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和蚁卵,顷刻间,蚁们护着蚁卵迅速撤离,速度之快、已有拍下视频和照片为证,真真不可思议也!此

情此景,想必是蚁民十八年来一心画蚁、颂蚁,弘扬蚂蚁精神。而蚂蚁有情为老父搬银子来了吧?真乃万物皆有灵且有意义也!

父亲往生极乐,我为他写了副挽联:平凡一生父恩浩荡,朴素二字茶酒简单。横批:永忆天伦。蚁父一生平凡朴实,享年九十三岁,我们父子情缘六十四载。在我的第二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到来之际,我是多么想再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:“勇啊,酒了了!”可惜这样的情景只能在梦里才有了!愿蚁父天堂无忧,天天有酒,日日开心!

这是蚁父留给我们的点滴印象,父恩浩荡!谨以此献给我伟大的父亲,并表达对他的深深怀念!亦祝福天下父亲们父亲节快乐!



■陈训勇 爱幼护生



■父亲 罗中立

罗中立谈作品《父亲》: 我要表达的农民是民族的脊梁



■《父亲》手稿之十 罗中立

农民题材是我的强项,对乡村、乡情和乡邻都是我所了解的。一方面源自我多年以来的成长经历,另一方面源自大巴山的生活。我想这就是我的长处,所以,当时的自信心也由此多了一些了。在我进美院附中之前,在歌乐山中学读书的时候,刚好是我立志的时候。就是初中完了我就要考高中,高中考什么学校呢,就考美院,目标已经锁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勤奋的年龄,冬天我就赤脚在田野里写生作画,激励自己,满脑子都是悬梁刺股、凿壁偷光,都是中国历史上激励读书人的典故。

人在少年的时候,真的是热血沸腾,每天背个画夹,走在街上,自己都觉得好

像要飘起来一样。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和人生的理想有一种非常由衷的自豪感、一种光荣感、一种崇高感。刚才说为什么画农民,就说到这一点,聊到我中学去了,在那个立志发奋的年纪画了很多和乡村有关的速写,这算是我的初心吧!该怎么去画农民题材,后来看到那个老人,便画了下来,这是《父亲》的第一个稿子,《父亲》就由此开始。我想到的是农民收粪肥,要变成粮食养活国家,养育了这个民族。在我看来,我要表达的农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和脊梁。但太文学化了。所以后来有了第二稿、第三稿,一稿一稿地推进过来,最后变成了《父亲》。

(据《美术观察》)